



《近思录》 集校集注集评（上）

A Collection of Emendations, Annotations
and Evaluations of the Jin Si Lu

程水龙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近思录》 集校集注集评（上）

A Collection of Emendations, Annotations
and Evaluations of the Jin Si Lu

程水龙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1FZS009）

2009年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0954）

2010年第三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201003256）

2009年第四十五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二等资助（2009045066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编纂于公元1174年的《近思录》，在经过七八百年传播的层层累积之后，最终成为最能代表中国古代主流学术思想的经典之一，这样的结果，虽然有其内在的必然，却无疑是主编朱子及其合作者吕成公所始料未及的。因为朱子当时邀约吕成公在武夷山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编纂此书的初衷，不过是想替那些僻居穷乡而不能遍观周、程、张诸先生之书的读书人，提供一部能准确、全面、系统概括四子思想，且又切近日用、便宜遵行的理学入门读本。虽说书稿告竣之后，他俩仍书信往返，商榷编例，取去不谓不审，互议不谓不勤，虽说朱子自以为此录详于“义理精微”，堪称“四子之阶梯”，但《近思录》毕竟还算不上朱子最用力、最重视的撰著，至少不能与其临终仍念念不忘的《四书章句集注》相提并论。然而，就是这么一部原初设定的学术思想普及读本，却在朱、吕身后，被后学者一步步发掘出潜藏的巨大学术价值，一步步提升到显要的理学经典地位。这样的结果确实很有意思，而大有意思的更有那个长长的累积过程。

回溯历史，早在朱子生前，就已有讲友刘子澄为《近思录》撰作《续录》，及朱子身后，《近思录》注解续补之作更是纷至竞出。弟子辈中有陈埴《杂问》、李季札《续录》、蔡模《续录》《别录》和杨伯岳《衍注》，再传弟子有叶采《集解》、熊刚大《集解》、何基《发挥》、饶鲁《注》、黄绩《义类》，以及三传弟子程若庸的《近思录注》等。此外还有建安书塾刊行的无名氏《文场资用分门近思录》，更表明此书已进入科试举业读物之列，而知其读者受众势必愈益夥多。故《近思录》于当时，即被视为“我宋之一经，将与四子并列，诏后学而垂无穷者”。继而元代学者，又有赵顺孙为之《精义》、戴亨为之《补注》、柳贯为之《广辑》，并皆尊“《近思录》乃近世一经”。明初，永乐诏修《性理大全》，“其录诸儒之语，皆因《近思录》而广之”，可见此书已对国家意识形态产生不小影响。惟明人注《近思录》者不多，其盛行于世者，只是周公恕据叶采《集解》擅改的《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而这也多少反映出王学时

代朱子《近思录》的社会生态。明末清初,学风蜕变,先是高攀龙《朱子节要》、江起鹏《近思录补》、钱士升《五子近思录》等陆续问世,大多续补仿编之作;而易代之后,王夫之著《释》、张习孔作《传》、丘钟仁撰《微旨》等,则更多反思发挥。洎此以降,终清一朝,《近思录》愈发大行于世,研读成果层出不穷。据调查统计,清代《近思录》研究著述多达四十余种。其中注解诠释者,如张伯行《集解》、李文炤《集解》、茅星来《集注》、江永《集注》、陈沆《补注》、刘之珩《增注》、车鼎贻《注析微》、郭嵩焘《注》、张绍价《解义》等;续补仿编者,如朱显祖《朱子近思录》、张伯行《续录》《广录》、汪佑《五子近思录》、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刘源淦《续录》、郑光羲《续录》、严鸿逵《朱子文语纂编》、黄叔瓚《集朱》、黄奭《集说》、管赞程《集说》、姚珪《辑义》、吕永辉《国朝近思录》等;随笔札记者,如汪绂《读近思录》、李元绂《随笔》、秦士显《案注》、徐学熙《小笺》、陈阶《札记》、厉时中《按语》等。与此同时,清人对《近思录》的评价也随之一路抬升,谓曰“四子、六经而外,仅见此书”,“直亚于《论》《孟》《学》《庸》”云。不仅如此,《近思录》在古代朝鲜、日本也得到广泛传播而影响深远,重刻传抄、注释续补者,络绎不绝,留下的版本数量也相当惊人。一部古代学术典籍,能获得后世如此长期恒久的关注和众多密集的研究,这样的故事,自然只会是经典才可能拥有。所以,梁任公、钱宾四先生皆奉《近思录》为宋代理学之首选经典,以为“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绝非故作惊人之语,实在不过是对历史客观存在的一个真切判断。

既为古代学术思想之经典,《近思录》固然有其可以古今转换而历久弥新的思想意义、学术价值。然而,有意义、有价值的还不止于《近思录》一书本身,七八百年来广泛流布于中土东亚的众多《近思录》后续研究著述,同样是一宗值得后世珍视、继承的思想财富、学术资源。陈来先生在替朱高正《近思录通解》所作序文中说:“《近思录》所载的是理学奠基和建立时期的四先生思想资料,其中并没有理学集大成人物朱子的思想资料。钱穆先生推荐的国学书目,《近思录》下面就接着王阳明的《传习录》,跳过了朱子,这是我不以为然的。”所言诚然。惟《近思录》无朱子思想资料,其实是朱子后学们早就深表遗憾和深为关注的问题。清初朱显祖《朱子近思录序》就指出:“自孔孟以后,历汉、唐来千有余载,始得有宋周、张、二程诸大儒,直追尧、舜相传之意,其间精微广大,赖先生《近思》一录为之阶梯,俾后学得入门,而先生在宋儒中更称集大成者,乃其生平格言实行反未载于录内,岂非读《近思录》者之大憾也乎!”故此,按朱子构建的理学框架来纂集朱子语

录,一直是历来诸家续补《近思录》的重头戏。犹如清康熙间张伯行《续近思录序》所说:“自朱子与吕成公采摭周程张四子书十四卷,名《近思录》,嗣是而考亭门人蔡氏有《近思续录》,勿轩熊氏有《文公要语》,琼山丘氏有《朱子学的》,梁溪高氏有《朱子节要》,江都朱氏有《朱子近思录》,星溪汪氏又有《五子近思录》,虽分辑合编,条语微各不同,要皆仿朱子纂集四子之意,用以汇订朱子之书者。”而继张氏《续录》之后,复有严鸿逵《朱子文语纂编》、黄叔瓚《近思录集朱》等,皆“取朱子《文集》、《或问》、《语类》诸节,仍《近思录》篇目,分次其言”。不但续补者大多旨在“集朱”,注解之作也不乏类似情况,如宋杨伯岳《衍注》、叶采《集解》,清李文炤《集解》、陈沆《补注》等,皆多载朱子之语,而江永《集注》更是“取朱子之语以注朱子之书”的典型。“集朱”之外,《近思录》后续著述还循例续录了自宋至清程朱学者的相关语录,如宋蔡模《别录》是别录朱子道友南轩、东莱二先生之语;宋佚名编《近思后录》辑录了二程传人谢良佐、杨时、游酢、侯仲良、尹淳、吕原明、吕本中、范祖禹、胡安国、胡宏、刘安礼、刘安节、朱光庭等语;明江起鹏《录补》、清施璜《发挥》、张伯行《广录》又延续至李方子、黄榦、薛瑄、胡居仁、罗钦顺、高攀龙等宋明朱子学者;清末吕永辉《国朝近思录》则将清初四大理学名臣张履祥、陆世仪、陆陇其、张伯行之语汇辑一编。显然,按照《近思录》理学思想体系架构编撰的诸多后续著述,庶几已能构成一系列完整的《近思录》学术史文献。故而,这也无疑是今人研读《近思录》所务必需要一并关注、连同开发的重要思想资源。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近思录》重新进入今人研读经典的视野。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各种《近思录》旧注本、新注本纷纷出版,反映了社会阅读需求的急遽升涨。多项学术研究成果接踵面世,如钱穆《〈近思录〉随劄》、陈荣捷《朱子之〈近思录〉》、《近思录详注集评》、姜锡东《〈近思录〉研究》、张京华《近思录集释》、朱高正《近思录通解》,当然还包括程水龙君的《〈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和《〈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水龙君于2003年膺选华东师大古文献学专业博士,遂与我结师弟子之缘。平日过往闲谈,我惯常会唠叨些自己读书感兴趣、有体会的学术议题,其中就有《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的问题,引起了他的研究兴趣,并拟作其博士论文的选题。我建议他秉持文献学与学术史相结合的理念,从一个个具体版本的调查研究入手,为《近思录》学术史研究铺垫扎实可靠的文献基础;提醒他必须迈开双腿,四处奔走,实地调研,实物目验,而绝不能单靠抄抄书目、转载网络敷衍完事。我知道要做到这些会很辛苦、很困难,但水龙君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比我想象

的更苦也更好,不仅博士论文如期顺利通过答辩,而且书稿也很快在两年后正式出版。然而他并未因此止步,随着版本调查考证的步步深入,目验掌握的文献资料越来越丰富,其研究兴趣也越来越浓厚高涨。为了有更多更集中的时间做后续研究,他又进入复旦大学博士后工作站,两年后如期完成研究报告,即此旋将正式出版之《〈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新书杀青之际,水龙君嘱我为序。我幸获先睹,颇感此编取材宏富,义例谨飭,超越以往,裨益来者,既堪为《近思录》校注评集粹的一项新成果,亦庶几《近思录》后续研究著述的一个缩影。此编既出,朱子《近思录》“无朱子思想资料”之缺憾,差堪告慰矣。惟我不只为《〈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版行而欣喜,亦为水龙君十年来于《近思录》研究之锲而不舍精神而欣慰。遂不辞而为之序,且望日后更进百尺竿头一步也。

庚辰年处暑日 严佐之序于沪上寓所

凡 例

一、《近思录》历代刊梓绵绵不绝，而朱熹、吕祖谦原编本已佚。本书从存世诸本中，选用南宋衢州学宫刻本杨伯岳《泳斋近思录衍注》十四卷为底本。此刻本实收四子语录 622 条，内容完备。整理时对其《近思录》原文一般不作校改，若有讹、脱、衍、倒者，则改乙增删，均出校记予以说明。该刻本原文中的“旧注”（其他版本多称作“本注”）部分，保持其原有位置照录，且用小一号字体，以示区别。

二、通校本，采用元刻明修本叶采《近思录集解》十四卷，明代嘉靖十七年吴邦模刻本《近思录》十四卷。

三、参校本，选用《近思录》十四卷，清初《朱子遗书》本；《近思录》十四卷，吕氏家塾读本；张习孔《近思录传》十四卷，康熙十七年饮醇阁刻本；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十四卷，乾隆元年维扬安定书院刻本；李文炤《近思录集解》十四卷，雍正十二年四为堂刻本；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十四卷，文渊阁《四库全书》乾隆四十六年抄本；江永《近思录集注》十四卷，嘉庆十二年刻本；张绍价《近思录解义》十四卷，民国二十六年青岛同文印书局排印本等。

四、有关《近思录》的校勘记，本书主要采用清咸丰七年湛貽堂刻本《近思录》，其卷末附刻冯景琦《校刻近思录札记》；同治八年江苏书局刻本江永《近思录集注》，其卷末附刻王炳《校勘记》一卷；光绪十年三原刘氏传经堂刻本《近思录》，其卷首刻《近思录考异》；光绪十年广仁堂刻本叶采《近思录集解》，其卷末附刻《近思录集解正文与遗书吕本吕氏家塾本异同考》。国外现存《近思录》校勘文字，有朝鲜李朝仁祖八年木版本《近思录》，其各卷之末刻有洪啟禧所作“考异”。对上述各文本按时间先后辑录编次校勘文字（分别用括号标注校勘语出处），其中若有同出一源者，则保留祖本或相对较早本子中的校记。

五、除此五种校勘记外，本书犹将上述通校本、参校本中相关校勘的文字一并辑录编入“集校”部分。若《近思录》中某些文字史上无人校勘，且有

必要校勘,笔者则据存世的《周子通书》、《二程集》、《张载集》等进行校勘,间或以按语的方式表明自己观点。

六、《近思录》的注解本,版本繁复。本书选取史上影响大、有代表性、问世较早、文字完整之版本;同出一源者则尽量选用祖本或相对较早的本子,或用后人的精校精刊本。注本依次为:

1. 南宋杨伯岳《泳斋近思录衍注》十四卷,南宋淳祐四年衢州学宫刻本;
2. 南宋淳祐八年叶采《近思录集解》十四卷,元刻明修本;
3. 南宋陈埴《近思杂问》一卷,元代建宁书坊刻本;
4. 元末明初周公恕《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十四卷,明嘉靖十七年刘仕贤刻本;
5. 清康熙十七年张习孔《近思录传》十四卷,康熙十七年饮醇阁刻本;
6. 清康熙四十四年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十四卷,康熙四十四年序刻本;
7. 清康熙四十九年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十四卷,乾隆元年维扬安定书院刻本;
8. 清康熙五十九年李文炤《近思录集解》十四卷,雍正十二年四为堂刻本;
9. 清康熙六十年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十四卷,《四库全书》文渊阁抄本;
10. 清乾隆七年江永《近思录集注》十四卷,嘉庆十二年刻本;
11. 清雍乾年间汪绂《读近思录》一卷,光绪十年刻本;
12. 清乾隆十九年黄叔瓚《近思录集朱》十四卷,稿本;
13. 清嘉庆年间陈沆《近思录补注》十四卷,稿本;
14. 清黄奭《近思录集说》十四卷,嘉道年间丛书楼抄本;
15. 清张楚鍾《小学近思理话》一卷,光绪三年刻本;
16. 民国年间管赞程《近思录集说》十四卷,民国二十六年浙江印刷所铅印本;
17. 民国十三年张绍价《近思录解义》十四卷,民国二十六年青岛同文印书局排印本。

七、历史上东亚朝鲜半岛、日本之注本,一般选择能反映各国学者主体意识、典范性之注本,本书选用了:

1. (朝鲜)郑晔《近思录释疑》十四卷,宋时烈等校,李朝显宗二年木

版本；

2. (朝鲜) 李瀲《星湖先生近思录疾书》十四卷, 李朝时期写本；
3. (朝鲜) 朴履坤《近思录释义》十四卷, 韩国石板本；
4. (日) 贝原笃信《近思录备考》十四卷, 宽文八年刊本；
5. (日) 泽田希《近思录说略》十四卷, 享保五年刻本；
6. (日) 佐藤一斋《近思录栏外书》三卷, 天保十年写本；
7. (日) 东正纯《近思录参考》, 大正八年印本。

八、本书按杨氏底本条次《近思录》原文, 各条原文之下, 分“集校”、“集注”、“集评”三部分。各部分之下, 笔者间或加按语。

1. “集校”之部, 以对校为主, 本校、他校为辅, 一般不作理校。多于原文下先编列前人校记之语, 接之为笔者校记或按语。

2. “集注”之部, 以撰注者时代先后为次编辑, 各注家注语相同或相近者, 只录存首次注释者之语; 注本中注家引用他人著述或语录文字注释《近思录》者, 一般选录首次引用者或较完善者, 余则省略, 或者重复的部分用省略号代替。国外注者注文依次列于国内学者之后。

3. “集评”之部, 主要选取南宋、元、明、清时期学者相关著述中的评说文字, 以理学家或学者的时代先后编次评述之语, 若辞意相近则保留首言者之语。所辑录国外学者的注评文字则依次列于国内学者之后。

九、《近思录》各卷卷首的“集评”中, 主要收录南宋叶采, 清人施璜、茅星来, 清末民初人张绍价, (朝鲜) 金长生、(日) 泽田希等人的解题文字。

十、对选入集校、集注部分的版本文字, 因避讳而改者, 原版本中的字一般不改, 传刻本中的一律改正, 一般不出校记说明; 古今字、通假字一般不改, 不出异同校; 异体字、俗体字多迳改成通行的正体字, 易引起歧义者则不改。杨氏底本文字与他本有异, 或《近思录》注本中祖本文字与他本有异, 但文义俱通而难判是非者, 一般不改, 一定需改者则于改动处出校记说明, 集注部分则随文出校记于其后。各版本中字迹不清或难辨识者, 用“□”代替。

十一、凡“集校”、“集注”、“集评”中所辑录的文字出处, 一般用简称, 不再注明卷次。

十二、关于《近思录》原文的标点符号, 若整条语录为四子中某一人之语, 则不用引号标示, 如卷二第1条: “濂溪先生曰: 圣希天, ……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若是问答语, 一般将问者语标加引号, 如卷一第36条: “问:

‘仁与心何异?’曰: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阳气发处乃情也。”因问语为程颐弟子语,用了引号。若语录中有四子引据他文或他人的文字,则用引号标明,如卷一第45条:“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无一物之不体也。”因张载语录中引用了《礼记》、《诗经》语,故而用引号。

十三、“附录”部分,收集历代《近思录》版本及其整理本的主要序跋、题记等,分国内、国外两部分,各部分以著者撰写序跋年代或版本时间先后编次。

十四、本书中涉及的文本名称、版本、著编者,屡次出现,且文字繁多,为行文简洁,一般采用简称。例如,南宋叶采《近思录集解》十四卷,元刻明修本,在“集较”部分简称“《叶解》本”;在“集注”部分,叶采集解的文字简称“叶解”;在“集评”部分,从叶采《近思录集解》中辑录者,则于其后用括号注明“(《叶解》)”,若以叶采集解语作评语,则迳言“叶采曰”,其后不再用括号注明出处。详见“附表”。

附表：本书涉及的主要文本简称

著编者与书名全称	版本	简称	注解者简称	评说者简称	校勘者简称
杨伯岳《泳斋近思录衍注》	南宋刻本	《杨注》	杨 注	杨伯岳	
陈埴《近思杂问》	元刻本	《近思杂问》	陈 埴	陈 埴	
叶采《近思录集解》	元刻明修本	《叶解》	叶 解	叶 采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	明嘉靖十七年吴邦模刻本	吴邦模刻本			
张习孔《近思录传》	清康熙刻本	《张传》	张 传	张习孔	
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	清康熙刻本	《发明》	施 璜	施 璜	
张伯行《近思录集解》	清乾隆元年刻本	《张解》	张 解	张伯行	

续表

著编者与 书名全称	版 本	简 称	注解者 简称	评说者 简称	校勘者 简称
李文炤《近思录集解》	清雍正十二年四 为堂刻本	《李解》	李 解	李文炤	
茅星来《近思录集注》	清《四库全书》 抄本	《茅注》	茅 注	茅星来	
江永《近思录集注》	清嘉庆十二年 刻本	《江注》	江 注	江 永	
陈沆《近思录补注》	嘉庆年稿本	《陈注》	陈 注	陈 沆	
张楚锺《小学近思理话》	光绪三年刻本	《理话》	张 话	张楚锺	
汪绂《读近思录》	光绪十年刻本	《汪读》	汪 读	汪 绂	
管赞程《近思录集说》	民国铅印本	《集说》	管 说	管赞程	
张绍价《近思录解义》	民国铅印本	《价解》	价 解	张绍价	
冯景琦《校刻近思录札记》	清咸丰七年刻本	《冯记》			冯景琦
王炳《近思录集注校勘记》	清同治八年刻本	《王记》			王 炳
《近思录考异》	清光绪十年刻本	《考异》			
《近思录集解正文与遗书吕本吕氏家塾本异同考》	清光绪十年津河 广仁堂刻本	《异同考》			
《近思录》(朝鲜)洪啟禧“考异”	朝鲜李朝仁祖八 年木版本	朝刊 《近思录》			洪啟禧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	清光绪贺瑞麟校 刻本	《语类》		朱 子	

续表

著编者与 书名全称	版 本	简 称	注解者 简称	评说者 简称	校勘者 简称
《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文集》		朱 子	
真德秀《读书记》	《真西山集》本	《读书记》		真德秀	
黄榦《勉斋集》	清《四库全书》本	《勉斋集》		黄 榦	
许衡《许文正公遗书》	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	《语录》		许 衡	
薛瑄《读书录》	清《四库全书》本	《读书录》		薛 瑄	
胡居仁《居业录》	清《四库全书》本	《居业录》		胡居仁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	明隆庆六年谢廷杰刻本	《阳明全书》		王守仁	
刁包《潜室杂记》	清雍正三年刻本	《潜室杂记》		刁 包	
王夫之《船山思问录》	清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思问录》		王夫之	
颜元《习斋四存编》	民国四存学会排印本	《习斋》		颜 元	
冯友兰《新理学》	三联书店, 2007年1版	《新理学》		冯友兰	
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劄》	三联书店	《随劄》		钱 穆	
钱穆《朱子新学案》	三联书店	《新学案》		钱 穆	
钱穆《朱子学提纲》	三联书店	《提纲》		钱 穆	
陈荣捷《朱学论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论》		陈荣捷	
李珣《李子近思录》	朝鲜笔写本	《李子》	李 珣	李 珣	

续表

著编者与 书名全称	版 本	简 称	注解者 简称	评说者 简称	校勘者 简称
郑晔《近思录释疑》	李朝显宗二年木板本	《释疑》	郑晔、 宋时烈	李滉、 郑晔、 金长生	
李瀛《星湖先生近思录疾书》	李朝时期写本	《星湖书》	李 瀛	李 瀛	
朴履坤《近思录释义》	韩国石板本	《释义》	朴履坤	朴履坤	
贝原笃信《近思录备考》	日本宽文八年刊本	《备考》	贝原笃信	贝原笃信	
泽田希《近思录说略》	日本享保五年刻本	《说略》	泽田希	泽田希	
佐藤一斋《近思录栏外书》	日本天保十年写本	《栏外书》	佐藤一斋	佐藤一斋	
东正纯《近思录参考》	日本大正八年印本	《参考》	东正纯	东正纯	

前言

一、《近思录》及其研究现状、研究意义

1. 《近思录》及其影响

南宋淳熙二年(1175)夏,吕祖谦来建阳寒泉精舍与朱熹相会,讲论学问,“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①,辑录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人论学文字和语录计六百二十二条,编成《近思录》十四卷。朱熹、吕祖谦二人共辑此书,同时期便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朱熹生前就有多刻,流布甚广。

《近思录》作为理学入门读物,南宋时期便已成为“引人注目的独特的性理书,对后来程朱理学思想的传播产生了巨大作用”,被后世奉为“性理之祖”,“甚至对现代新儒家的兴起也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②因而,《近思录》面世后,七八百年来一直得到学界推崇,传抄刊刻延续不断,自朱熹身后至今的七八百年间,《近思录》传播久远,包括注释、续编、仿编等各种整理形式的《近思录》版本,国内存世近两百种,韩国现藏高丽、朝鲜时代的传本总计约49种268部(该统计数字可能有少量重复累计)^③,其中朝鲜人重刻、注释和

① (宋)朱熹《近思录序》,收录在元刻明修本叶采《近思录集解》,(宋)叶采集解,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② 束景南《序》,载于程水龙《〈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6月1版。

③ 统计数据主要依据:(韩国)全寅初主编《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首尔学古房,2005年6月初版;(韩国)李荣基编《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信兴印刷株式会社,1981年12月1版;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书》,中华书局,2004年10月1版。(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古书目录》,国立中央图书馆1972—1973年发行。(韩国)国会图书馆司书局编《韩国古书综合目录》,大韩民国国会图书馆1968年发行。

续编占相当大的成分;日本现藏传本约 30 余种近 60 部(著述者为中国人,统计数字可能有少量重复累计),且日本人的注解、讲说文本另有近 50 种。^① 其整理出版历久弥盛,甚至连朱子一生特别用力、被朝廷悬为功令的《四书章句集注》也难与比肩。因此,束景南先生说:“在朱熹以后直到近代,程朱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近思录》的注释刊刻流布得到广泛传播的,宋明清后儒们也多以《近思录》为‘阶梯’,从《近思录》切入到对程朱理学的认识与接受,因而一部《近思录》的注释传刻流布史,也就是一部宋明到近代的理学接受史。”^②

《近思录》广泛传刻流布长盛不衰的壮观景象,早已显现出该儒学经典读本在理学发展史上拥有的重要地位。南宋以降,编者、读者、注者等盛赞不息,朱熹尝曰:“修身大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近思录》一书,无不切人身,救人病者。”“《近思录》好看。四子(按,即《四书》),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③至于《近思录》绵远而恒久的影响力,从历代注释、整理传播者所言便可窥其一斑。例如:

叶采曰:《(近思录)》规模之大而进修有序,纲领之要而节目详明,体用兼该,本末殚举。《(近思录集解序)》又曰:《近思录》汇分十有四卷,六百二十二条。凡求端用力之方,暨处己治人之道,破异端之扞鏊,辟大学之户庭,体用相涵,本末洞贯,会六艺之突奥,立四子之阶梯。人文载开,道统复续。《(进近思录表)》

刘仕贤曰:学莫先于知方,故首之以求端;方不可以徒知,故次之以用力;力必为乎己,故次之以处己;成乎己即成乎物,故次之以治人;是数者皆所以黜邪而居正也,故次之以辩异端、观圣贤终焉。《(重刊近思录序)》

张习孔曰:精粗本末,先后之序,条理精善,其功于往圣、德于来者,甚盛心也。……至于此录,上自天地阴阳之奥,下及修己治人之方,无弗具备。上智之士,循习不已,可以入圣。即资质中下,随其力之所至,亦不失为善

① 统计数据主要依据:贾荣贵辑《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6月1版;《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增补补正版),汲古书院2006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日本昭和五十六年三月,汲古书院发行,缩印本;(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日本株式会社同朋舍出版,昭和五十六年十二月发行,缩印版;陈荣捷著《近思录详注集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1版。

② 前揭束景南《序》。

③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五,(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3月1版,第2629页。